

儒學與現代化社會

劉振琪 林採梅*

壹、前言

儒學自先秦時代，孔子開展其學說以來，經過西漢董仲舒說服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後，儒學成為中國傳統的中心思想，其間雖迭經玄學、佛學等威脅，至宋明理學，又為儒學發展推向另一高峰，直至清末，儒學面臨前所未有的嚴苛考驗，由於政治上清廷的腐敗無能，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西方列強以船堅砲利亟欲瓜分中國，當時知識份子驚覺傳統中國若不改變，恐有滅國之虞，而首先檢討中國之所以腐敗的原因即是宰制中國達數千年之久的儒家道統，故自清末至民初五四運動，一波又一波檢討孔孟以來的儒家傳統遂成為知識份子熱烈討論的話題。

儒學在面對西化、現代化、甚至全球化時，是否是不堪一擊，抑或仍有生存的空間，學者的討論極多，其中新儒家學者如梁漱溟、馮友蘭、熊十力、方東美、唐君毅、牟宗三、蔡仁厚、杜維明、劉述先等¹，關於儒學形而上學及道德主體性的論述，均已累積豐碩的研究成果。其餘如錢穆、余英時、張灝、包遵信、顏炳罡等，亦從不同角度詮釋儒學，在多元交談對話中，逐漸呈現出在現代化社會中，儒學必須與時俱進，方可有開展空間。

在儒學理論與本質的討論極多，學者們多有其理論脈絡，非筆者所能處理，故本文擬落實於儒學在現代化社會的可行性，首先敘述傳統儒學在現代化社會遭遇的困境，說明傳統價值觀的崩潰、全球化導致文化主體性的喪失、儒家思想為過時產物等所造成的衝擊；其次，說明西方現代化所帶來的危機；再次，說明儒學如何在現代化社會發揮功用；最後從《論語》中找尋適合於現代化意涵的例證，以證明儒學在當今社會仍有其存在的價值。

貳、傳統儒學在現代化社會遭遇的困境

當今儒學面對現代社會的種種挑戰是前所未有的，稍一不慎，極可能遭致滅絕，茲列舉其所面臨的種種考驗，說明其概況：

* 中州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專任講師

¹ 參見劉述先：〈從中心到邊緣：當代新儒學的歷史處境與文化理想〉，收錄於吳光主編：《當代新儒家探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4月，頁1—22。

一、傳統價值觀的崩潰

儒家重視的仁義禮智信在現代化社會中已日漸式微，現代化社會一切講求效率、速度，上自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聯繫，下自人與人之間的往來，多是以自我私利為主的談判交涉，從前所謂的「兄弟之邦」、「禮義之邦」已不再提及。傳統文化不分優劣，均遭揚棄，不僅與修身有關的美德被現代人視為八股，甚至連孝順的對象也不再是父母的專利，而成為父母對子女的一切付出。社會越發達，越現代，遭棄養的老年人、毆打父母親、為爭奪遺產而對簿公堂的事件，屢見不鮮。傳統的價值觀在生活日益富裕的年代，更顯得微不足道。在只求結果，不問過程和手段的社會，人心亦漸漸喪失其純真的本善，價值觀亦遭到扭曲，僅能依靠法治來維持社會秩序。

二、全球化導致文化主體性的喪失

十九世紀的列強以武力進犯他國，擴展其侵略野心，於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壓榨被殖民者。二十世紀以後，又以經濟的優勢，挾帶文化入侵各地，以全球化、地球村之名，實現其影響力，此種文化侵略較之武力更讓人疏於防範，影響力也更為深遠，常令人於潛移默化中受其同化，接受其價值觀。當各種傳播媒體無遠弗屆的施展其威力，也正是各種傳統文化一點一滴的消逝中。面對此全球化的洪流，傳統儒家思想所保有的文化特質亦逐漸被人遺忘。

三、儒家思想為過時產物

康梁維新變法以來，至五四運動發展到最高潮，「打倒傳統」、「打倒孔家店」等口號，「全盤西化」才能救國圖存，在「凡新必好」「凡西必好」的心態下，縱使儒學仍擁有價值，也被批評得一文不值。時至今日，崇洋媚外的情形仍持續不斷，所謂哈美、哈日、哈韓之風，均是明證。欲倡言傳統儒家思想，常落得守舊、落伍、保守之譏，而學習理、工、法、商、資訊等所謂熱門學科的學者，亦輕視儒學的功用，不認為其具有實用價值，將傳統視如敝屣。尤其在民主與科學的表現上，更顯現出傳統儒學的不足，雖然新儒家的學者曾為此提出辯解²，此確為不爭的事實。但是，缺乏民主與科學，是否即為過時的表現，恐怕未必如此。

² 參見蔡仁厚：〈所謂「開出說」與「坎陷說」—有關「民主、科學」出現的內因與外緣〉。

參、西方現代化所顯現之危機

面對現代化的影響，傳統文化、道德隨之崩潰，不堪一擊，然而現代化是否是如此萬能？民主與科學是萬靈丹，能解決所有的問題，恐怕未必盡然。在歐美，早已出現各項現代化的弊病，熱烈擁抱歐美文化的台灣，亦步其後塵，陸續浮現現代化所帶來的危機，茲列舉數點說明之：

一、工業成長快速，環境生態失衡

過分注重工業，因而引發環保危機，人與自然的關係原本單純，農業社會的相互依賴，自給自足的狀態，經過工業發展的過度開發，破壞人與自然的和諧，所謂「人定勝天」取代儒家「天人合一」的境界，和諧的狀態受到破壞，終遭自然的反噬，如：逢雨淹水的低窪地、超抽地下水導致地層下陷、山區土石流等，均是生態平衡遭受破壞後的惡果，致使民眾生命財產飽受威脅，與自然爭地的結果終究要還地於自然。此外，種種天候的異常，已非個別地區所可掌控，而是牽涉到全體人類，如：聖嬰現象、臭氧層破壞、南極冰山溶解造成海水水位上升等，在在顯示過度重視工業，反而對自然造成無可彌補的損傷，甚至還必須花費更多心力、金錢去拯救地球所面臨的環保危機。

二、個人主義盛行，老人安養問題

西方強調個人主義，重隱私，因此易造成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感，只重利己為己。在台灣，二十多年前也有一句廣告用語「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充分顯現唯我獨尊的傲慢，也誤導自由的真諦。由於一切著眼於自身利益，家庭觀念也逐漸淡薄，加上孝道式微，「養兒防老」的觀念也要隨之改變。無人奉養的老人在此高齡化的社會，遂形成嚴重的社會問題，衍生出老人安養問題。老年人缺乏謀生能力，體力、智力均呈衰退狀態，照理應是安享清福的年紀，如果仍必須為生計奔波，甚至遭到不肖子孫棄養，可見得是傳統價值觀出現問題。傳統觀念認為孝順父母乃天經地義的事情，不孝者有宗族或群眾的指責，然而現代化社會是各行其事，家庭成員之間亦常是疏離冷漠的狀態，若是缺乏監督制約的力量，則老人問題只會日益嚴重。縱使政府有良好的安養制度，但是老人心靈的調適及創傷，非外在的溫飽所可彌補的。

三、科學發達，基因改造，顛覆傳統倫理關係

科學為現代化生活帶來無可取代的便利，科學的發明也讓我們享受舒適的生活，但是科學的過度發展已埋下危機，尤其是基因改造工程，可能會顛覆傳統倫理關係。生命的延續是所有人類共同努力的目標，子孫的繁衍是家族命脈的傳承，但是對於無法如願的夫婦而言，借助科技的進步可達成其生兒育女的願望，而生命科技亦朝此方向發展，因此，人工授精、試管嬰兒的發明，均使不孕夫婦燃起為人父母的希望。若是精子與卵子的結合來自相同的夫婦，在倫理上尚不致造成爭議，最大的問題是第三者的精子（或卵子）所造成的倫理上的錯亂，恐怕才是最大問題。而代理孕母所衍生的血緣與孕育過程，誰應該是小孩的母親，亦會造成困惑。現在更有複製羊的出現，複製是「利用細胞融合的方式完成生物單一親代的無性繁殖」³，如果運用到人類身上，複製人不斷地產生，則倫理關係恐亦隨之消滅，這對人類而言，不知是否為更大的災難？所以，科學若無約束，恐怕會帶來毀滅性。

四、民主犧牲少數人的權益

民主與科學是傳統儒家所沒有的，民主是社會進步必備的要素，但若是以民主之名行強權壟斷之實，使得弱勢者、少數者的權益，在所謂民主的表決下，常慘遭犧牲的命運。所以，自由民主雖是人們追求的理想社會，但也不能以犧牲少數人的權益而獲得，否則，就喪失民主之真諦，號稱民主卻是另一種霸權文化的展現。「尊重少數，服從多數」，其分寸的拿捏恰當，才可使人人共享民主之福。

綜合以上所言，西方現代化的危機可以說是過度強調某一類型的優勢，最後反而身受其害，故儒家所言「過猶不及」可印證此理。

肆、傳統儒學如何在現代化社會發揮功能？

工商業社會講求生存競爭，講求效率、法律、功利，如以傳統儒家重義輕利、仁義禮智等道德訴求或規範，恐怕無法引起世人的興趣，因此，以「功利」、「實用」的方式，去誘導世人注意到儒學產生的好處，進而親近儒學，才能真正呈現儒學的現代化意義，故筆者認為欲發揚光大儒學，不妨先降低身段，找尋儒家學說中符合功利社會的精神和內容，或許可讓

³ 參見顏炳罡：〈儒家的人文關切及其與當代社會的雙向互動〉，收錄於吳光主編：《當代新儒家探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4月，頁254。本段關於基因改造工程的敘述，部份參考顏氏的說法。

儒學從「棄如敝屣」的狀況，得到些許的重視，而不致淹滅於現代化的潮流中，不僅本體喪失，更遑論其開展性。當然，我們也必須重視知識分子在闡發理論，以作為實踐的基礎之時，其所帶來的影響，故舉出下列看法，說明傳統儒學應如何在現代化社會發揮功能，讓世人瞭解儒學精神是不可廢離的。

一、社群意識的建立

儒家傳統的五倫關係中，父子、夫婦、兄弟均為家庭關係，而家族成員也極為重視親情的觀念，雖然家庭的牽繫有礙於個人發展，家庭是靠血緣關係來維繫的，即使現今家庭觀念淡薄，但是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動關係除了血緣之外，還應有情感之間的交流。張灝曾言：

首先，在價值方面，儒家傳統可資借鑒的地方是它深厚的「社群意識」。人不能，也不應該離開社會而生活，這是儒家的一個基本假定。在這個假定上，社群意識強調兩點，在一方面，社群生活應該以家庭為其基本模式，家庭所代表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內心關切，而不是人與物之間的客觀聯繫。易言之，家庭是一個情感交流的聚合。因此，由家庭擴大而成的社群也應該是一個情感的聚合。⁴

家庭是家族成員的避風港，是情感交流的聚合之處，由家庭推展而出的社群關係，亦能使人在重視功利的現代社會下，留有一絲溫情，在處處凸顯個人特色的社會，反而成為吸引他人的特質，故家庭是群性養成的處所。在目前的企業界，過分凸顯個性並一定會得到重用，合群與否常是選才的標準，尤其在科學團隊中，合群性更是重要，儒家傳統在此正可發揮其效用。

二、以教育方式宣揚儒學經典

從前高中生均讀過《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但是真正由此瞭解其儒家思想精深奧妙者，卻是少之又少，大學聯考要考，不得不研讀背誦，許多人甚至因此產生反感，發誓再也不讀文言文者，大有人在。若以此方式來推展儒家經典的閱讀，恐怕適得其反。

現今教育方式多元化，已不限於正規體系的學習，政府一再強調「終身學習」，正如荀子於〈勸學〉篇所言「學不可以已」、「學至乎沒而後止

⁴ 張灝：《思想與時代》，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年3月，頁410。本段出現的「社群意識」，是引自張灝的看法。

也」，所以，可將儒學思想從傳統的學校教育體制中，擴展到公營或民間的學分班，如：各地學苑（院）、社區大學、公民大學、補習班。在這些地方學習的社會人士，有的是希望習得一技之長，有的是希望擴展生活領域，有的是尋找生命安頓的場所，有的尋找人生的寄託……等，這種出自主動的學習態度，使人們在閱讀儒學經典，所獲得的效益最多，對其人生的啓示應是最大的，也是最有成效的。

近幾年兒童讀經班的出現，並在各國民小學推行，教室裡不時傳來朗朗的讀經聲，每次讀經大會考的參加人數日增，小朋友為贏得狀元的榮譽，無不卯足全力。若非有一定的功效，家長不會如此熱衷於讓兒童背誦、考試，或許在背誦的過程中，親子交流的機會增加，讓孩童的性情穩定，增進學習效果。但對往後人格發展的幫助有多大，尚待研究數據的出現。如果，背誦的過程是強迫，而不是在愉快的氛圍下進行，恐怕仍會重蹈聯考的覆轍，斷傷民族幼苗接觸儒家經典的機會。

三、儒學與其他藝術的結合

儒學的精義以理論的方式呈現，是無法引起人們的興趣，透過各種藝術的表現，反而可以反映其內含的儒家精神。人在生老病死的感情需求，非科學所可解決和滿足，必須尋找答案，藝術是其生命的出口。文學、戲劇、舞蹈、美術均可將抽象的儒學精神，化作具體可知的故事或形象。例如：歌仔戲的忠孝節義劇情，不知感動多少老少觀眾；雲門舞集的「薪傳」表達薪火相傳、不忘本的開荒奮鬥史；朱銘的「太極」系列雕刻，融合《易經》的道理，……等。儒學的價值藉由藝術彰顯其豐富深刻的意涵，而儒學亦能提供藝術創作者靈感的泉源，可謂相得益彰。

四、知識份子的身教和言教

傳統知識份子以士自居，自西漢以後的士則與朝廷的關係密切，唐以後以科舉取士，士為尋求施展其政治抱負的機會，必須在朝為官。然而五四運動以後，知識份子離開政治，走向獨立發展的道路，成為批評者的角色，儒學被批判為落伍之時，面臨崩裂之際，仍有新儒家的學者出現，希望為儒學開展新途，找尋轉化之道，造就一批學者，以各種角度討論儒學未來的前景與發展。反對新儒家者的意見亦使儒學議題在反覆辯論中更顯活絡與清晰，這是屬於學院派對理論的貢獻。

然而，現實人生中的知識份子該如何發揮其影響力呢？《論語·泰伯》篇中，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知識份子背負著重大的使命感，至死方休，正是有這種熱誠，才能感動世人。孔子在春秋時代為何能得到學生的愛戴，全來自他的身教和言教。杜維明說：

實際上，孔子本人也從未教導他的學生要以他為模範而去追求道。相反，他卻激勵他們以在自身中實現人性——或成人——來尋找道。作為一個為人模範的老師，他真正的力量是源於他循循善誘的能力，用一個孔子的崇拜者的話來說，這種能力如春天和煦的微風那樣使人愜意而又令人清新。三十歲左右即死去的顏回從未達到他老師所確信他能達到的成人世界，但他對孔子之道的描述，值得一談。他說：仰之彌高，鑽之彌深；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縱之，未由也已。⁵

知識份子的風範最能吸引莘莘學子的目光，進而影響其對儒學的觀感，也是吸引其主動接觸儒學的機會。

伍、先秦儒家適合現代化社會的內涵--以《論語》為例

先秦儒家經典中，以記錄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論語》，最易普及，也是現代社會講求輕、快、短、小，最好的教材，茲列舉與現代化社會精神相契合的篇章，以證明儒學仍具有存在的意義，不因時代變遷而喪失其價值。

一、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講起

1993年，在美國芝加哥召開世界宗教大會，大會發表了〈走向全球倫理宣言〉，並通過兩條倫理金律，一是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另一條是人道原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精神是全球認可的價值標準，普遍存在於各國文化之中，《論語》中出現兩次，分別是：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顏淵）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

⁵ 杜維明：《人性與自我修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2年6月，頁77。

不欲，勿施於人。」（衛靈公）

而〈公冶長〉篇也出現類似的句子：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公冶長）

在孔子的眼中，要達到這種行為是不容易的，連子貢都不能達到，我們習慣掌控一切事物，做父母的要求小孩，做老師的要求學生，理由只有一個「我是爲你好」，動輒以威權的方式強迫他人接受自己的觀念，卻沒有反省此種方式是否適當，憑己意爲之，卻不知自己可能也不喜歡這種方式。在輔導原理中的「同理心」，或許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意義相近，站在他人角度設想，可化解許多爭執，但是，看似容易，實難達成，因爲人們心中仍存有宰制的欲望。杜維明對此有詳細的說明：

我們要在這裡補充一條，即儒家學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一重要原則。這一原則的基本思想就是「責任感」。這個責任感並不會引導到對「權利意識」的要求。所謂「權利意識」即是要求他人回報地去做我的責任感指示我應當去做的那些事情。在這種背動性的後面存在著對他人的認識，這種認識認為他人是個人在自身中尋找過程中不可化約的實體。既然我不能像了解自己的處境一樣地去了解別人的處境，那麼把我自己的責任感強加給別人就是武斷的。然而，在履行我自己的職責時，我也不能忽略他人的真實性，因為他們構成了我的責任感實現過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⁶

「權利意識」若過度發展則可能演變成侵略，正如西方以其文明強加所謂落後國家之上，表面上是促進開發，實則是侵略。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正是一種警示，不要以己之意志加諸他人身上。杜維明又說：

這種責任感是以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條重要原則為根據。這條重要原則總是從消極面來加以陳述，因為強調的是自我修養。我們既然肯定人們追尋個人知識的重要，因此把個人認可的事物強加在別人身上根本是不必要的，也是違背人意的。⁷

所以，具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胸懷，其人必是善體人意，有同理

⁶ 杜維明：《人性與自我修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2年6月，頁39—40。

⁷ 杜維明：《人性與自我修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2年6月，頁70。

心，能替對方著想，對於不同的文化也會有「尊重與同情」，在現代處處呈現對立或緊張狀態的人際關係中，正可以此調合，消弭紛擾的情況。

二、重建家庭關係與孝道精神

在現代社會，家庭成員的情感疏離，孝道精神也日漸式微，做子女的該如何重拾對父母的孝順敬意，《論語》中均提出具體的實踐方法：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里仁）
子女遇父母有過，應婉言規勸，見其心意有不聽從的表示，仍應恭敬，不可違抗父母的意思，雖然內心憂愁，但不怨恨。親子間互責對方不是，反而會造成兩敗俱傷的下場。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里仁）
古人因交通不便，父母在世，不出遠門；如果不得已要出遠門，必須有一定的去向。現今年輕人「出門就像是走丟了，回家就像是撿到的」，向父母隱瞞去處，實為不孝之舉。縱使交通發達，手機通訊便捷，主動告知父母去向，仍是必要的，代表一種尊重體貼的心意，不使其擔心。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里仁）
謹記父母的年齡，一方面欣喜其高壽，一方面又憂懼其衰老。現在流行替父母做壽（過生日），若無法於當日返家，最好以電話祝賀，過生日除了吃喝之外，家族的團聚也有凝結情感的作用，亦是孝道的表現。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為政）

所謂孝順不僅是在飲食方面能供養父母，還必須有一顆恭敬的孝心，否則，跟飼養狗和馬有什麼分別呢？現在許多人以為供吃供住就是孝順，同住一個屋簷下，而爭執時有所聞，所欠缺的正是一份敬意。

家族成員對於長輩的孝道，實源自對於祖先的尊敬，故祭祖的禮俗不在於祭品的豐富與否，而是那一份虔誠的敬意，長輩帶領示範，晚輩跟從其禮，此種儀式即蘊涵人格的感化教育。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學而）
曾子對於親長送終之禮要盡禮盡哀，對遠祖祭祀要誠敬追思，如此，方可使社會的風俗道德趨於篤厚。每年的清明掃墓就是一種追思，此種形式對於家族的敬意，亦可落實於具體的孝道實踐中。

三、重視朋友與鄰里的關係

五倫中的朋友關係在現代社會益顯其地位重要，對於結交朋友的原則，似乎也不曾改變：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季氏）

所謂「益者三友」是結交正直、信實、博學多聞的朋友，「損者三友」是結交慣於逢迎、諂媚不信實、多辯無實的朋友，在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中，孔子之言仍可視為金科玉律，亙古不變的準則。由朋友相處，可擴展到鄰里的往來，孔子選擇住處也是有原則的：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里仁）

居住的鄉里中要有仁厚的風俗，否則，怎能算是明智呢？如果旁邊住著惡鄰，不僅多災多難，也多爭執，對於身心修養是有極大的妨礙。

陸、結語

儒學面對時代變遷，必須有所轉化，方可適應變化，許倬雲曾說：

我們知道任何的思想文化都可以發生轉化，但必須有配合的條件。世界新文化必需是落實於人間，不可有神話色彩。儒家便是符合這一項條件。儒家也不像猶太教有種族的區別，而可以超越到中國以外的地方。儒家所談的差序格局不是完全的個人主義，卻也不是集體主義。在今日集體主義和個體主義衝突的時候，儒家的思想恰能兼顧二者。憑此儒家便可超越中國，適應世界新文化的需要。基督教文化的困難，在其排他性，而儒家的人間性及包容性，則是擴張的有利條件。⁸

證諸以上所論，儒家必須落實到現代社會，才有永續發展的空間，面對現代化社會所帶來的困境，儒家必須以內在豐富的意涵超越，並以積極的態度使其發揮功能。「落實於人間」也正是考驗儒學是否能在現代化社會發揮其功能，透過社群意識的建立、教育方式的宣揚、與其他藝術的結合、知識份子的身教言教影響，儒學確實能重新得到社會地位。儒家經典《論語》所散發的智慧，非但不是過時的產物，更能呈現歷久彌新的時代意義，因此，儒家的「人間性和包容性」，正是適應新文化、新社會的要件。當現代化社會逐漸顯現弊病時，正可從傳統中尋找解決之道，這也是符合文化需求。

⁸ 許倬雲：《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1 年 11 月，頁 71。